

北大版《世说新语》，写尽北大气象

北大文化丛书 肖东发 主编

微说北大

杨虎 严敏杰 编著

只言片语之间，写活北大名家之风骨与神采，
不着一字评价，尽现北大历史与传统的魅力。



看书扫这里

阅读方式：
编辑短信 搜微说北大 发送至10658080
手机也能随时随地阅读本书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北大文化丛书 肖东发 主编

杨虎 严敏杰 编著

微说北大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微说北大 / 杨虎, 严敏杰编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5.5

(北大文化丛书 / 肖东发主编)

ISBN 978-7-5143-3478-4

I. ①微… II. ①杨… ②严… III. ①北京大学—校史 IV. ①G64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8660号

微说北大

编 著 者 杨 虎 严敏杰

丛书主编 肖东发

责任编辑 张 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8.25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478-4

定 价 5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北大文化丛书》总序

肖东发

从马神庙公主府的京师大学堂到沙滩红楼，从西南联大到京西燕园，北京大学从19世纪末期中国的坎坷历史中一路走来，既经历过山重水复的迷茫，也有过柳暗花明的欣喜；既遭逢过风雨如晦的阴霾天气，更多的则是享受着云霞满天的朗润时光。不论如何，在这近120年的发展历程中，北大前进的脚步始终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时代轨迹相伴相随，休戚与共。仅就这一点而言，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我们发现，自北大诞生以来，一系列深刻影响和改变中国社会、文化、经济、科技发展的重大事件，大多与这所学校密切相关。悠久厚重的历史传统，精彩纷呈的学术大师，云蒸霞蔚的精神风度，独领风骚的学术贡献，让北大成为中国理所当然的最高学府和学术殿堂，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双子星座之一。

抚今追昔，两个甲子的光阴即将成为让人深情追忆的厚重历史。在这120年的发展变革中，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北大酝酿出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气度和文化风骨，也留下了太多太多值得我们系统梳理、深入总结、大力表彰、努力继承的历史传统、风物典故和精神魅力，持续感染和熏陶着中国无数的青年才俊和文化精英。值得特别关注的是，2018年北京大学将迎来120周年校庆，在北京大学争取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过程中，我们深感有责任通过深入挖掘北大的历史宝库和当代财富，总结和表彰北大的优秀文化，以向全社会传递北大的正能量和好思想，并为未来北大的“守正出新”提供必要的借鉴和参考。

北京大学一贯重视关于北大文化的建设和传承工作。在学校领导的

关怀指导下，我所在的新闻与传播学院现代出版研究所，多年来已把关于北大校史与北大文化的研究作为一个不断深入的长期课题，决心把研究所打造为研究、整理、传承北大文化的基地。近年来，我们实地寻访了城里沙滩红楼一带老北大的名人故居，还多次走进燕南园、燕东园、朗润园，聆听诸位老先生的讲授和教诲，并在他们的指导下，编纂出版了一系列与北大相关的图书。比如，我们曾在侯仁之先生的指导下编辑出版了四卷本的《北大人文与风物丛书》，分别为《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风物：燕园景观与人文底蕴》《风范：北大名人寓所及轶事》和《风采：北大名师的岁月留痕》，这套丛书自2014年以来，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编辑再版。我们还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和即将出版《北大燕南园的大师们》《北大燕东园的大师们》《北大朗润园的大师们》系列著述，可以说乐此不疲。

基于以上考虑和先前的基础工作，我们决定在北大120周年校庆之前，由我牵头，以我的历届学生为主力，编纂一套多角度展示北大历史传统、风物典故和精神魅力的《北大文化丛书》，作为献给北大120周岁生日的一份厚礼。经过多次讨论后，我们确定了丛书包括的单本书籍有：《北大历史》《北大精神》《北大校长》《北大教授》《北大文献》《老北大校园》《北大社团》《北大典藏》《微说北大》《北大风物图录》《北大文化初探》等。我们将努力从不同的视角全面展现北京大学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史，将这一丛书打造成展示、继承和弘扬北京大学人文精神的系列读物。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题目还有一个考虑，就是直接接触过大师的家人亲友及弟子们大都健在，他们充满深情地回忆了许多有关北大名师的往事。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才能写出那些大师们的故事。本丛书多数编著者遗憾的是由于没有亲耳聆听大师教诲这样的条件，在写作中参考转引了不少他们的回忆文章，在充分尊重原始文献的著作权，注明出处的同时还要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以上想法得到了现代出版社臧永清总编辑的高度肯定和大力支持，使得这一丛书的编纂出版得到了最重要的保障。能在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时

风中拍板出版这一丛书，我们对臧永清先生和他带领的现代出版社不能不充满敬重和感谢之意。他日丛书顺利出版，臧先生和现代出版社将是理所当然的有功之臣。

本丛书还得到了北大图书馆、档案馆、校史馆的鼎力襄助，因而得以收录了许多以前不易见到的珍贵的历史图片。编著者力求以这种议叙相间、图文交织的形式突出展现北大风采，务使追求民主科学的北大传统与北大精神融汇于全书。当然，由于水平和条件所限，缺憾也不少，敬祈读者指正。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北大光辉的文化成就是历代先贤用自己的血汗铸造出来的。作为后来人，我们在享受这种文化熏染的幸福之光时，有必要想一想，如何头顶老北大人打造的耀眼光环，打造出当代北大人的文化之果，为丰富北大文化传统，沾溉后起之秀和社会大众，做出应有的贡献，以保证北大文化传统，能够如源源不断的活水，永葆勃勃生机，常有日新之境。从这个角度来讲，《北大文化丛书》的编纂出版，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开端而已，要不负北大人和国人的殷切期望，还有赖于今日北大人的努力开拓和拼命实干。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相信并祝福我们的母校北大越来越好！

序言

表彰北大真精神，传递北大正能量

作为年轻的“老北大”，我们是怀着一颗热烈而虔诚的心完成这部书稿的。我们两人虽然年龄相差不少，但却有很多的共同点：都来自陕西的关中平原，高中毕业后都来到北大读书、生活，毕业后又留校工作，一直没有离开过燕园这个令人魂牵梦萦的园子。是北大培养了我们，让我们开拓了视野、提升了境界、认识了真理。因此，我们对北大常怀感恩之心。和每一位北大人一样，我们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种浓郁的北大情怀。可以说，这部书是浸润着浓浓的北大情怀的。

北大是迷人的，她的一切能让每一个接近她的人沉醉不已乐而忘返。这缘于她悠久的历史传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精神魅力。无论在什么时候，与北大相关的话题，总能引发人们的兴致。在我们看来，北大就是一本永远都读不完的大百科全书，正如燕园的未名湖一般，虽然不大，却有着大海一般的气象。要读懂这大书、这大海的真精神、真气象，绝非一日之功。随着在北大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的这种感觉就愈发深切。

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北大的一切，真真切切地体现在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身上，真正的北大魅力也体现在优秀的北大人身上。自入北大读书以来，我们就经常听老先生神采奕奕地讲述北大的历史、传统与精神，从他们的讲解中，我们知道了北大人的风骨、气概和神采；我们还曾经常听师兄师姐神侃北大人的逸闻趣事，在这种漫无目的的闲侃中，我们领略到了北大人的风趣、狂狷和洒脱；我们还经常阅读一些关于北大的回忆、评

论文章，通过众人的视野，我们明晓了北大人的职责、使命和前景。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精彩的话语表达出来的。

既然无法明确言说北大的魅力究竟何在，不如将前哲与时贤关于北大的精彩话语辑录起来，以供众人饭后闲览，让读者在会心一笑之余能多几分理解和思考，对北大和世人来说，均为有功之举。虽然是“述而不作”，但又可以发挥“表彰北大真精神，传递北大正能量”的些微之功，因此又何乐而不为呢？基于这样的共识，我们便产生了编写一本汇集北大精彩“话语”书的念头。2007年，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梁刚建社长和李潇潇编辑的支持与帮助下，我们“牛刀小试”，合作编撰出版了《北大新语》一书。

《北大新语》出版以来，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新华社资深记者丁一曾专门撰写并刊发书评文章《〈北大新语〉的新与旧》，称赞此书比较好地借用了“世说”体例，显得古意盎然，在“轻描淡写”中把北大传统和北大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该书出版不久便登上了北京万圣书园的月度销售排行榜，有些图书馆和学校还将此书列入推荐书目。一位网友在图书馆读到这本书后就将其推荐给大家，并这样写道：“它是百年老北大的大师们的《世说新语》，让我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学和大学教授以及怎样做一名大学生，什么才是大学精神，一本令人爱不释手的好书。”书中的部分内容被各种网站和报刊广泛转载。此书的重点章节还曾在《北大人》刊物上连载，在北大校友中反响良好。

初版的《北大新语》不过是我们通过适当方式表彰北大精神、传递北大能量开端而已，这样的工作，应该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众多师友也肯定了我们这样的想法，让我们做起来更有动力。近几年来，我们在工作之余，陆续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新资料、新掌故，拟在版权到期后，推出让读者更加满意的增订版。适逢编者之一的本师肖东发教授主持编纂《北大文化丛书》，便将此书的修订版纳入其中，并在臧永清老师的大力支持下，由现代出版社出版，真是荣幸之至。

此次增订和初版的内容相比，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明确了思路。通过学习、讨论和思考，我们决定把编纂此书的指

指导思想明确为四句话：“挖掘北大历史掌故，展示北大独特魅力，表彰北大真精神，传递北大正能量。”前两句话是我们所做的基础工作，是表现形式；后两句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微言大义。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即便是“真趣”“狂狷”“乖僻”这样的篇章，也要努力反映和透露出北大人的真性情和凛然风骨。

二是调整了体例。和初版相比，新版的每一章都增加了数百字的“解题”部分，以起到必要的画龙点睛作用。为了增强读者阅读的连贯性和趣味性，也为了增强篇章布局的内在逻辑性，新版在篇章次序上，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全书还新增了“风骨”和“奋勉”两章，以期让人们对接北大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以“奋勉”作结，寄予着我们对北大的殷切期望和美好祝福。

三是增删了内容。所谓增，是指新版字数比原书增加了十万余字，反映在各个篇章，除“谣歌”外，均有或多或少的新增内容，尤其是对新时期的北大掌故，特别留意收入。以体现北大“旧邦新命”的特征。另外，在《北大新语》出版问世至今，已经七年有余，其间，侯仁之、吴小如、汤一介、田余庆等先生先后离世，所以除了在正文部分增加其生前道德文章掌故外，还在人物志部分，对其简介也适当进行了修改。所谓删，是删去了一些有疏误的内容。如初版“授教”有一则关于潘光旦先生的内容：“潘光旦在西南联大讲课时，每次走进教室，先从身上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问学生抽不抽，学生当然不抽，他便点燃那支烟，开始上课。”在《北大人》转载后，潘先生的后人提出，潘生前并不抽烟，此事当属演义之说。遵潘先生后人之教，将其删去。此外，还删去或改写了一些不甚精彩的内容，以使全书内容更加精练、挺拔。除了增删之外，还将篇章之内的排列顺序、部分内容的归属进行了适当调整，以使篇章题目与内容更为切合。

可以看出，增订版几乎是以全新的面貌呈现给广大读者。考虑到出版的“与时俱进”，我们受当前“微信体”的启发，并在臧永清老师的建议下，将书名更新为《微说北大》。《微说北大》者，乃“以微知著、以小见大，呈现北大精神魅力”之谓也。全书分为“授教”“德行”“气节”“神采”“雅量”“真

趣”“狂狷”“乖僻”等二十五节，后附“北大人物志”。将百余年来北大人的精彩“话语”和掌故汇集成书，在只言片语中体现北大的历史传统和精神魅力。读者可在细微之处领略、体悟北大人的真性情和凛然风骨，对于做人、做事、做工作、做学问，都有一定的助益。不着一字评价，却能尽览北大风流；无须正襟危坐，便可广汲北大能量，或许正是此书的魅力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篇幅所限，本书以类别为纲领，以人物为中心，所收人物以老一代北大人为主，同时文理大师又有侧重，难免会有挂一漏万，以偏概全之嫌。另外，此书在编写过程中，征引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由于体例的独特和篇幅的限制，未能一一注明，仅在全书后面列出参考文献，还请大方之家见谅。在此也对这些图书或文章的作者深表谢意。

有人说，为人师者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在学生心中点燃求取真知的火种。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要特别感谢肖东发教授，因为他就是点燃我们心中“北大情怀”这一火种的导师。肖老师在北大设帐讲学凡三十余年，对北大的感情十分深厚，精熟北大的历史风物、精神传统。每年新学期开学，便为全体新生讲授“北大历史与精神传统”，有“北大新生第一课”之称。在校开设“北京风物与传统文化”一课，总要留出专门的课时讲授北大精神，深受学生的欢迎和好评。职是之故，人多称赞肖老师为“爱校主义者”。在他的教诲、勉励、感染和支持下，我们也愿意努力做年轻人中的北大“爱校主义者”，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向世人积极“表彰北大真精神、传递北大正能量”，为实现北大人的共同梦想而摇旗呐喊，擂鼓助威。而此书的编撰出版，就是我们践行“爱校主义”的一次尝试，当然也是聆先生之教，读先生之书的一个初步成果。能以我们有限的力量，为所有关爱北大的读者奉献这样一本书，也是我们对北大，对老师的一种回报。这种对北大、对世道人心有一定意义的工作我们一定会坚持做下去，并争取做得越来越好，以不负师友和读者的厚望！

杨虎、严敏杰于京西燕园 2015年2月

目 录

授教第一……001

德行第二……026

气节第三……051

神采第四……070

雅量第五……083

真趣第六……100

狂狷第七……121

乖僻第八……131

绰号第九……145

风雅第十……155

师友第十一……169

忠诲第十二……195

读书第十三……215

著述第十四……237

论学第十五……256

嘉言第十六……276

讽议第十七……295

辩驳第十八……308

神伤第十九……319

忧思第二十……335

自许第二十一……345

月旦第二十二……360

谣歌第二十三……378

风骨第二十四……385

奋勉第二十五……397

附录：北大人物志……408

参考文献……437

授教第一

解 题：大学之职，重在教书育人；育人之所，首推三尺讲坛。把课讲好，乃是每一位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立身之本。大学能够留给学生最深刻最美丽的诸多印象中，名师的授课风采一定不可或缺。百余年来，北大的课堂一直是展示大师名家实力和风采的最佳舞台。要在北大的讲坛上立住站稳，就必须有严谨的授课态度，扎实的知识积累，巧妙的授课技巧，此外还得有些率真的雅趣。因缘于蔡元培先生大力提倡和表彰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理念，北大的课堂之上，大体能够保持住异彩纷呈，妙趣横生的风尚韵致，从而让身临其境者终生难忘，也让未能躬逢其盛者无限向往。这或许是了解北大魅力的首要门径，因此开篇作授教第一。

○清末京师大学堂在清政府高压之下，课程也多陈腐无聊之论，经常引起学生不满。当时，有个姓叶的教习给预科学生讲授“人伦道德”课，学生对他的空谈不满，他却赖着不走。此课考试时，有一学生孙炳文在考卷上大书“叶公好龙，尸位素餐”八字。结果孙被学校挂牌开除。孙后来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又回到北京大学，1912年毕业于预科第一类。

○据沈尹默回忆，他初入北大任教时，有一预科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每次上课时，均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堂上，然后退出，下课照旧如仪。其教科书、参考书和讲义对学生是保密的，丝毫不允被借阅。

○陈汉章于1909年入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任国立北京大学历史教师。他教中国历史，自编讲义，搜集资料，从先秦诸子讲起，考证说欧洲近代科学中的声、光、化、电之学，在我国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已早有记载。那时，欧洲列强尚处于茹毛饮血时期。当时正在北大就读的沈德鸿（茅盾）课后作“发思古之幽情，光大汉之天声”的对联形容此事。陈闻听后解释道：“我明知我编的讲义，讲外国现代科学，在两千年前我国已有了，是牵强附会之说。但我为何要这样编呢？鸦片战争后，清廷士林中，崇拜外国之风极盛。中国人见洋人奴颜婢膝，有失国格人格，实在可耻可恨。我要打破这种崇洋媚外风气，所以编了这样的讲义，聊当针砭。”他还说：“中华民族同白种人并肩而无愧色。”沈德鸿事后称陈汉章是一位“爱国的怪人”。

○冯友兰在北大上本科时，“中国哲学史”一课由哲学系陈介石讲授。他从先三皇、后五帝讲起，每周四小时，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学生问他如此讲法，何时才能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要讲不完就是讲不完。”果然课没讲完，陈就去世了。20世纪30年代史学系一位讲师讲宋史，与陈有异曲同工之妙，一学年下来，仅仅讲了一个王安石变法还没有讲完。20世纪40年代邵循正在北大讲元史，一个学期也只讲了一个成吉思汗。



1918年6月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毕业生与蔡元培校长（前排右四）合影。右二、三、五为梁漱溟、陈独秀、马叙伦，后二排左四为冯友兰

○陈介石在老北大深受学生尊重，他在哲学门（系）讲“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还在历史门（系）讲“中国通史”。他讲的是温州一带的土话，一般人都听不懂，甚至连好多浙江籍的学生也听不懂。因而上课时只好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发给大家，登上讲台，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

黑板上写，写得非常之快，下课铃一响，粉笔一扔就走了。而且在下课铃响的时候，恰好写到一个段落。他虽不讲话，但却是诚心诚意地备课，课堂所写与讲稿亦各成一套。

○据北京大学毕业的震瀛回忆，辜鸿铭在北大执教时，“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他回忆说，辜常常教学生念英文本的《千字文》：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音调很足，口念足踏，全班合唱。“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得我们乐而忘倦，这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

○沈从文回忆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学时的情景：“辜先生穿了件细色小袖绸袍，戴了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系了根蓝色腰带。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辫子。老先生一上堂，满座学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却从容不迫地说，你们不要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因此只有少数人继续发笑，多数可就沉默了。”沈称辜的这句话给他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辜鸿铭在北大讲授的是英国文学，每学期上第一堂课，他都要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这是师徒大义，不可不讲；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辜要求虽严，但一般是没有学生退堂的。讲到得意处，他会忽然唱段小曲，或者从长袍里掏出几颗花生糖果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陈独秀说，辜鸿铭在北大上课时，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辜坐在靠椅上，拖着辫子，慢吞吞地讲课，一会儿吸水烟，一会儿喝茶，学生着急地等着他讲课，辜一点也不管。有时一年下来只讲六首十几行英诗。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英诗时，称“英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国风又可分为威尔士风、苏格兰风等七国风（只是没有萨克斯风）”。他还对学生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辜鸿铭在北大教英诗时，有学生求教学语言妙法，辜言道：“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之式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他主张的就是中国私塾教授法：“以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尤须背诵如流水也。”

○黄侃在北大任教时，常常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绸带。每次授课，讲到紧要精彩处，则戛然而止，并对学生说，这里有个秘密，仅仅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才行。

○黄侃与辜鸿铭、刘师培曾被称为老北大的“三怪杰”。黄侃讲课，颇多奇怪举。田炯锦《北大六年琐记》中回忆：“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时，听得隔壁教室门窗有响动，人声鼎沸。下课时看见该教室窗上许多玻璃破碎，寂静无人。旋闻该班一熟识同学说，黄先生讲课时，作比喻说，好像房子要塌了。方毕，拿起书包，向外奔跑，同学们莫明究竟，遂跟着向外跑。拥挤得不能出门，乃向各窗口冲去，致将许多玻璃挤碎。”

○199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熊十力被蔡元培聘为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的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熊在北大不喜多上课，学生上门问学比去上课还多，被人称为不上课的名教授，弟子亦满天下。

○熊十力在北大讲课，或与友人交谈，谈到重要的地方，往往情不自禁，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震屋宇。以致学生们都不敢坐第一排，怕熊的“棒喝”。有的人躲在最后一排，他就从最后一排拍起。朋友们与他谈话，也不敢靠近他。据说张东荪与他交谈时也被他拍过巴掌。

○陈寅恪游学诸国十余年，日常饮食喜牛油、面包、牛奶等，而衣装自青年时即着长袍。每次上课，都夹一个蓝布包袱，把包袱打开，讲义、参考书摊在桌上，基本不看。然后侃侃而谈，引经据典，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滴水不漏，史料、引文的出处，作者是谁，哪个版本，多少页，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绝似一个活图书馆。晚年执教于中山大学，讲课时校内教授旁听者有时竟多于学生，故有“教授之教授”之称。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开宗明义：“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邓之诚“为人为学，颇有古名士之风”。他在上课前不见客，不理事，一人静坐半小时到一小时，凝神静气。上课时经常空手而来，不带只文片纸。开讲前，他往讲台上一站，摘下帽子，放在讲桌上，深深地向众人鞠躬，脑门碰到桌面，然后说：“同学们，我来看看你们。”开讲后，一口西南官话，温文尔雅，口若悬河，一泻不止，遇到引用史书的，随讲随写，拿粉笔于黑板上用端正楷书一大段一大段写出，既快又准确，很少出错。如果有学生课后去他家请教，那就最受邓欢迎，因为他认为这样的学生可以因材施教，孺子可教也。

○刘文典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李商隐《锦瑟》一诗，每周讲两个课时，四周才讲完。讲《昭明文选》，一年只讲两三篇文章，而必讲《文赋》，至少用时两个月。尝于称赞其中某字时说：“《文赋》有许多种讲法，讲一年

亦可，讲一月亦可。例如此句此字，真乃一字千金。古人于我非亲非故，我何必如此捧之？”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文选》课，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课时，吴宓（号雨僧）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一如既往，闭目讲课，每讲到会心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去，然后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便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刘文典上课征引繁富，经常一堂课只讲一句话，故而讲《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海赋》。后因吸食鸦片，有时上课中间瘾发便狂抽香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故而发音含混不清，讲《文选》时，只能听到嗫嚅而言：“这篇文章好！这篇文章妙！”

○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点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红学家，持论多有“索隐派”的色彩。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